



萧军全集

19

华夏出版社



蕭軍全集

第二輯 四十年代（續）

華夏出版社



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大合影（后排左五为萧军）

1942年·延安

第二辑

40 年代(续)



一九四三年

— 月

一月一日 星期五

这又是一年底开始。

早晨由公家每人发了七两饺子馅，做了饺子吃。因为无处可去，同芬抱着鸣儿在河边玩了一个时候。鸣儿越长越乖了，他已经自己能走很长的路，学着各样语言，我爱他甚于一切，甚于我自己的生命！除了写作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大的耐心，为了他。

把自己去年写过的杂文及一些信件底稿看了一看，其中也有给毛泽东的信。去年今天我曾去毛泽东处，今年却没这愿望了。看了自己的杂文，觉得还可以，要写的已写出来。自己这一年的精神是一贯的，行为是一贯的，使自己更冷静更深刻了些。

下午感到身体有些不大好，夜间做了冷水浴及体操，就好了。为鸣儿洗了澡，他睡得很安静。

自己想努力从这一日回想中获得一些什么，结果是一种带苦味的充实。

今年我的中心工作就是写完《第三代》，读些书及世界语，对一些少数民族做一做访问。和其它艺术一样，在文学上也要从少数民族里去寻题材了。那里还有生气，新鲜，多色，多声，没定型化。同时为了统一人类向上，这也是必要的，此后我要从这方面努些力。

芬说她要到年终把世界语文法弄通了。



一月二日 星期六

早晨唱歌回到高原处拿了两份文艺报。他说：“今年不全注意你啦，希望一九四三年的萧军的脾气不要那般硬梆梆的了……”我笑了，没回答什么。和高阳说了准备在五号以后到民族学院及日本工农学校去访问，我先作一计划。

二月一日开始改《第三代》第四部，十五日始写完第五部。

夜间因了跳舞的事和芬弄得不愉快，她又在耍小姐脾气了，我告诉她这样不行的。同时我也极力克制了自己，觉得应该设身处地为她想想，她需要一般的娱乐和趣味，我不能使别人跟我一样。

很快就和解了，她睡下以后，我打开皮包把过去的上海日记看了几天，也看了和芬的信，又把第三部《侧面》读了一些，发现了有些地方欠柔韧，有些地方欠朴质感情不充沛，但文字上括概形象的力量还很强。

一月三日 星期日 冷

最自私者是最怯懦者。

下午去罗烽处，他被华北书店请客去了。人为了点小事也会嫉妒的，便一想就觉得可笑。商人们为了利，政治人员为了名位，这是应该的。

人底表面是平淡的，这像海面底平静一般，内面却在时刻翻腾着，而且藏着无数渣滓和嵯峨的山！因为无事，看完了一本《学习生活》，里面有一些关于中国科学家及作家的自白。每个人在他的限度上不断地奋斗，这全是值得尊敬的。我是渐渐懂得尊敬人、原谅人了，这是自己的进步。回来天已日落。

交高原，为子洲图书馆寄钱及书。

一月四日 星期一

昨夜芬告诉我，褓姆李大娘在吃晚饭时偷了十二个糖包子，被搜出来了，那是为了她的儿子，她的女儿也在责备她。——为了穷底缘故。芬还告诉我，她看见张而成戏弄卖柴的，以及我所看到一个卖草



的百姓(红眼睛)差五分钱被戏弄的事(一元二角五——三角)。我知道穷人一染了官家的流氓习气,是可恶的。

下午把一册《学习生活》一些文章作了一点笔记,自己似乎又懂得了一些东西。自己应该像一个小学生那般不断从事各方面的学习。可见凡是一篇文章,一个道理,一本随便的书,说不上在什么地方发生它底效能的。只有不断的播种者,才是收获最大者。

我对于 A. 托尔斯泰总引不起兴味,觉得这是个“世故婆子”。

一月五日 星期二

今年一直到现在还没落雪。

今年我预备使芬多读些历史方面的书,她也有这愿望。

日间读《中国近代史参考资料》第一卷,关于义和拳部分。从“景善”的日记中,看出前清那时慈禧太后的暴虐,幼稚女人的短见以及出走时的狼狈可怜。

夜间开始读《联共党史》第一章一节。这是说明俄国农奴解放后资本主义在生长的情形。《高尔基论文集》也开始读了第一章《文学上的真实》(约翰·亚里托曼作)。关于这作家我不知道,但他对于高氏的文学论却有独到的地方。这篇文章已是第四次读了。近来我很喜欢读过去的书的欲望,这是好现象。我预备在六月前把以下书再重读:

一,《高尔基论文集》(可能每天读一篇)。

二,《联共党史》(每天读一节)

三,六大以前(每天读一篇至五篇)

关于中国近代史我一定要好好下番工夫,尤其是:

太平天国前后,戊戌政变前后,义和拳变前后,辛亥革命前后,五四运动,五卅运动,一九二五——二七大革命,九一八,双十二,七七等。

一月六日 星期三

昨天抱鸣儿到白朗处,她说自己在好好休养,不预备写作,我劝她一面休养一面写作。对于这些人们我不能更深的帮助他们,怕伤到他们的自尊心。



丁玲唯一缺乏的是刻苦和意志力。陈学昭在写五十万字的长篇了,听说丁玲给她看了五万字,很糟糕,这不是个从事文学的胚子。

午间芬下去洗衣,我看着鸣儿,把一点读书摘记写完,我要开始写《第三代》第五章,可是鸣儿不肯。一直到芬上来,才开始,到晚饭时写了三页,并且写得很粗糙,但却感到安心了。要工作而不能工作,或工作得不好,没有工作,不能按计划工作完了所要工作的,这全是不愉快的事。

夜间芬唱京戏,她对这很有兴味,要求我今年陪她到平剧院去学几出:坐宫、打渔杀家、武家坡、汾河湾等,我答应了,并说可以和她同学。自己常常要泛起一些不洁的过敏的意念,以及一些无理由的,近乎专横和自私的感情,要经过很困苦的努力才能克制下去,这不是别人能知道的。我知道我在进步了,在某种限度内,我能克制自己,深藏自己了。

夜间读完《联共党史》第一章。这使我联想到列宁对于俄国革命底障害战斗,由散漫到统一,由思想到行动……这是艰苦的,我对于中国思想和文学上底战斗,将要和列宁一样,我要按照鲁迅先生的指示,完成他所未完成的。不过列宁是政治的,按照马克思的路,我是文学的,按照鲁迅的路。

借到《文艺阵地》七卷二、六期,看到一些庸俗的文章,实在为一些读者们可怜。他们还是那一套题材和写法,平庸得近乎自然主义式的素描。

芬因为做伙食委员被人夸奖而高兴,她说:“人总是爱听夸奖的——更是青年人。但要真诚坦白。”我说:“那也不能无原则的夸奖,那样会失却夸奖的作用。”

总之,我是每天在改变着自己,但改变得很少。

我的写作方法,也得要求进步,求改变,要从庞杂到真纯,到精炼,不能靠其它的效果而忽视了文学固有的美和力。

在延安期间我要把自己洗涤,锻炼成为一个坚实的人,无私的文艺工作者。一切要扎下根基。……努力学习和工作。

一月七日 星期四

因了写日记和读书笔记,加上窑洞太冷,写作情绪很低,不愿深思,潦潦草草写了四页——一九九页。



夜间又因为昨夜孩子吵，睡眠不好，就没读书，没洗澡睡下了。在有的时候很想喝一杯热咖啡之类，但是除开水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。有的时候，就激起一些可怜自己的情绪，除开狱里的人，可有一个作家在这条件下工作的么？有时也怪芬不关心自己……但一细想，又觉得自己是无理性得可笑，接着也就安然，但总有一种铅似的悲怆的情绪勉强沉落下去。这是锻炼我的时期啊！

皮肤粗糙得如树皮，各处感到非常不舒服。寒冷，烦躁，无生趣……

这是不快意的一天！

一月八日 星期五

为了寒冷，身体不大好，芬和孩子也全在伤风。

一个小鬼叫王兴发的，听说被关在禁闭室里，因为他偷东西，工作不好，要关一个星期。这样寒冷的天是够受的。本想要管一管，但一想起这是侵犯职权的事，还是不管的好，有些小鬼已经长成了人，他们开始在寻找着女人了，这个被禁闭的小鬼就在迷恋着一个褓姆十三岁的女儿。那褓姆于几天前因偷包子已回家了。

法律是不能问原因，只能问结果的。一个哲学者或文学者是不应该担任司法工作的。

《第三代》写了四页。夜间感到疲乏，只读了一点书就睡下了。

夜间腰很痛，睡不着，芬也在不断咳嗽。想好了，明天《第三代》结尾的一段。——如今只盼望春天的到来。

一月九日 星期六 近两天陡然冷起(古曆十二月初四日)

把《第三代》第四部最后一章写完。一共二〇九页。但结尾的地方还需要删改，以能够增加人底想象和有力为主。第三部分的墨色有些要脱落了，应该抄出来。身体不甚好，早睡下。

一月十日 星期日

我常常为了一些无来由的嫉妒和愤怒苦痛着自己，甚至我憎恨自己为什么要有这样一颗复杂的心！我几乎每天像上战场一般和自己



底一些思想,不正确的感情而战斗!这战斗的结果我是从孩子和芬的身上寻找测验,我尽可能忍耐一些烦琐的事情,我尽可能自己来多做一些事……我的感情竟是野兽那般不能驯服啊!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搏斗的苦痛啊!但我要继续搏斗下去!

褓姆李大娘又回来了,冒着这样寒风,够她受。我虽然对一些老女人感到憎恶,但我却不乐意伤到她的感情,虽然我和芬决定不用她了,免却麻烦。

阶级底隔阂,生活习惯底不同,以至把人形成了生疏。

日夜把《联共党史》第二章读完,也读了几章安娜小史(载创作月刊),那是描写安娜他们去访一个意大利画家的场面,这有托尔斯泰对于一些贵族们自负不凡以及愚蠢无知的残刻的批评。

一月十一日 星期一

把《第三代》第五部的纲领大致弄好,晚间接到如下一封信:

萧军同志:

我是一个你的崇敬读者,目前我所读到的中国作家中,在我的崇敬簿上,你是第一个。

新年到了,现在谨以这个资格向你致意,祝福您新英雄一九四三年更加健康,更加快乐。

我认识你是从文艺月报《说起》的。从那以后,凡看到你的文章,我必仔细阅读,因为从那里我才完满的寻到了我要获得的:真理,智,仁,勇,巧。

最近因为我说明了我欣赏你的《盲肠与诗》(我是写诗的),便成了斗争我的导火线,弄了一个“反党”“反革命”的帽子戴着。然而,这并不能使我心死。在负刑之余,又找了份文艺月报来看,使我更加挚爱你的文章。《艺术家的勇气》,《我的态度》变成了我的力量,使我更知道世界上没有“可怕”也没有“寂寞”。

我敢向任何人宣称:我是萧军崇敬者!

你若问我是谁,我便是和寒十坡去看过你两次的那个女同志。

(关于斗争我的事,是我校整党风的秘密,请勿让第二人



知道。)

敬礼!

一九四三,元旦。

这信是元旦写成的,而今天才接到,这在寄者寄这信时一定费过不止一番踌躇。我接到这信时,除开照例神经过敏般想一想这信是否有“政治”动机以外,接着我就相信这是真挚的。如今我对于一般人对于某人传说“有问题”这类事,我已经感到淡然了。从王实味这次事件,对于一切与政治有关的事件,我全是以“策略”的眼光来怀疑它了。我虽然不能否定他们这些办法,但我却总以为这不是正路。此地“持众”和“附声随和”的风气很盛,这不是好现象。北冰洋的冰山据说是外面有多大,水里面还有多大的。他们这种“一切大吉”的整顿思想办法,将来一定要有发芽的机会的。

散步时我又把这信读了一次,除开感到一些欢喜而外,同时也更坚定了对一切“不正”战斗的决心和力量。我知道了,凡是真正有勇气有胆量,个性坚强,积极革命的青年,他们的心是倾注于我的。这使我一方面增加了为他们而战斗的决心,同时也更增加了我的谨慎和责任感啊!我要沉默,忍耐,充实自己。……

为了褓姆的衣服事,夜间我又忍耐着和总务科说了一些话,我甚至担保我可以还一身衣服。我总是尽可能不愿和他们冲突。

一月十二日 星期二

昨夜把高尔基《我的文学修养》读完。那封信本来不想给芬看,后来为了一种冲动终于给她看了,我怕引起她的一种女性的嫉妒,结果还好,她甚有气鲁艺那种持众的作风,居然就把读我文章的人,算为反革命了。

早晨唱歌时我想着:我不独要在文学上负起清除、和领导一些新生力量的责任,同时在政治上我似乎也应该准备些了。我知道将来无论在某个党派,一定要有一种新的,纯正的,不满腐朽领导者的新生力量产生,这将是“人民大众党”的力量。我想着,四十岁以后,我也许从事一段政治生涯的路。在此期内,我要把自己锻炼成一个政治家的基础,我这样狂妄地想着,同时也有着这自信:



我要为这个世纪思想,文学,政治底领导者之一。

我要修养:

①对一般的政治理论,思想。

②对于实际政治理论思想(联共党史,中国革命史,六大文件)。

③技能:讲演,论战。

④留心与政治有关各项材料。(中国各政党历史,性质,党纲,党章等)。

⑤文学理论及历史等。

将来出去,我一定第一步自己先筹措一个出版所,出版刊物丛书及自己作品,可以与胡风等联合。定名为《八月》或《人民大众月刊》等。我知道我是和一般既成的人是合不来的,结果一定分裂。我一定要自己铸造自己的基础的。不能借别人的火煮饭的。我要独特地存在,从质上提高,无顾及地批判一切。我决定在延安时期,绝对沉默,观察,搜集材料,工作,以“坐牢”的心情来忍受一切。出去时先沉默筹出版所,还要艰苦战斗一个时期。我决定一生要坚决,积极战斗下去。无理由的后退、不管事的态度,这全不是我的路。在四十岁以前一定要把自己准备好。四十岁以后才是真正英雄时代底开始——无论政治或文学。

一月十三日 星期三

昨天那褓姆终于走了,我看着这个性格坚强的老人,背着一个红色包袱……这使我对比起来对于文抗这些小市民更感到憎恶。忘恩者总是资产阶级及小资产阶级,决不是无产阶级。总务科一些人们对民众态度恶劣,这和过去军阀军队的作风无大差。他们对于百姓无诚意,无真情,从来是功利性的“利用”,就是从无产者群队出来,他们一染上统治阶级的习气,也就变得可恶。也许我这是书呆子式的,片面的看法。

昨天读了一些关于蒙古的书。

抱着鸣儿到白朗那里,遇到舒群,又谈起我和共产党中间的事,他们唯一目的是让我屈服,为党弄到一些尊严,这使我很气愤,我只屈服于真理,却不能屈服于近乎可耻的行帮的力量。我已经对这类事无趣味了,但他们还在啰里啰嗦。我知道,我的感情已经被伤害,我和党之间,一时很难融洽。从群的口中,知道党方面一些人还在关心我——



如博古等——当时虽然感到心情松快些，但接着就过去了。

饭后时，为了芬底无知，传达一些不必要的话，使我几乎又愤怒起来，心情恶劣。……夜间因为唱戏，芬又那样孩气的吹毛求疵，使我感到很不愉快。她总是这样无知，不了解我的悲苦的心情。

我为了平息自己的感情底烦躁，我在自己的窑洞里冰冷地床上不点灯底躺着，我的心情是隔在一种无可奈何的悲苦的统治里，也想要寻一个能谈一谈自己心情的人，但是没有啊！芬是个平庸的女人，我不能够向她要求得太多，这是无益的。

忍耐罢，工作罢，把一切全转代到工作上去罢。坚强地生活，还是多多克己，多多沉默。沉默能生智慧，忍耐产生力量。一切表白求理解全是无益的。

夜间读了一本金沙杂志，上面有论迭更司的文章和一篇《歌曲》以高尔基为题材。我如今像是处在中世纪基督教环境中的加里略。

一月十四日 星期四

我是生活在精神的炼狱里啊！但我一定要从这炼狱里完成我自己！

午间罗烽来，和他谈了一些创作上的事，我劝告他有工夫还是该继续写作，并指出他作品上的缺点，缺乏自然朴素性，传奇味，骨胜于肉，狭隘的政治目的，夸张主观感情等等。又谈了些关于文坛上一些人的小市民的机会主义，幸灾乐祸等。而××、××他们却支持这样坏蛋来反对我的不正派作风。他劝我不要向这方面想。

把《第三代》第四部结尾读给芬听，她也同意我把那段尾巴斩除。我将要训练她为第一个读者。作品从朗诵中才知道它底不完备性，音乐性底重要。我此后试验读自己小说，而后改正。完全和于口头底小说是不可能的，但一定要能读得顺。

一月十五日 星期五

早饭后在南市场买纸，没买到，不零卖，仅用了十元钱买了两枝毛笔。吃了一些零食顺便到罗烽处坐了一刻。

晚饭后和芬到白朗处，为了吃饼事，她竟强迫把我拉到丁玲那里替我们和解了，我也不好十分拒绝。我和丁玲已经近乎两年不交谈，



和其余的人们为了过去一些事件也已经好久不说话,今天这是出乎意外的,我竟能和他们和解了,但总是感到不自然,勉强地笑着,讲着。在这里的有:丁玲、陈明、陈学昭、刘白羽、汪琦、周而复、白朗等。我的心似乎感到了一些轻舒,但自己还有一种不必要的矜持的感情保留着。我知道他们对于我的人格及一切是无疵可议的,只是为了种自尊。只要我肯撤去自己的防备,他们是希望着的。我也将要试验解除我的武装。

芬近来对于旧剧很热情,我答应了和她一同学。早先的愿望竟到延安来实现了。

一月十六日 星期六

午后散步时把《第三代》第四部开始想好,夜间想着决定加一个知识分子进去,让他去说述历史。开始想这人物的性格和模特儿。

读了《联共党史》第三章一、二两节关于一月九日请愿大罢工,农民暴动,波将金号叛变等事件。从高尔基的《创作经验》中得到启示,书中人物应按其自己生物学上的意志去进行,但我的意见,还不能脱离作者的意图,否则就成了尾巴主义,而非现实主义。

读了一本西南大学第二期《国文月刊》,关于文章常识方面得了些知识,关于“雅”字也知道了新见解。一个虚心学习的人,他将要征服一切。对于一个作家,世界任何东西全是有用的,他应该像一只贪婪的动物,吞吃一切。

夜间因为吃了一些东西而后就读书,胃感到不好,此后对于饮食方面要绝对克制,否则一旦病成就麻烦。

听说高原要到陇东妻子处一同工作,晚饭后同芬和鸣儿去看了他。他说他妻子如何想念他,她以为此后不会再打架了等……孩子会说“肉”了等等……我回想那夜雨中,他们夫妻吵架的样子,觉得人生有时是严肃有时又无聊。

二十日开始写,这几天好好想想《第三代》。

一月十七日 星期日

早饭后同高阳去民族学院,路中看到薛晓在学滑冰。顺路去青年俱乐部看摄影展览。胖子郑学康自己守在那里。这是个热心于自己



职业的人，我在批评簿上给写了一些意见。我时常想到“要鼓励人”这句话。

和民族学院接谈的蒙古同志叫克力更（桥梁的意思），一个三十岁左右，红脸色长下巴，大鼻，马眼，黄瞳仁，长睫毛，有普式庚式鬓发，高身材的青年男子。他已经完全汉化了，是绥远人。另一个女的，名叫吕林，我见过，是个小身材，斗鸡眼，喜欢说话唱歌的人，大约是克力更的爱人。接着又来了几个蒙古人，有一个叫乌兰夫（红男子之意）有三十七八岁，很和善，他是党员，有很多革命经验，他正预备写《蒙古革命史》。另有一个方脸，大嘴，直鼻，细眼的很厚重的二十五六岁有点像日本人的蒙古青年，拉胡琴，女的唱《牧羊曲》，我也唱了两支新疆民歌。那胡琴声音很哀怨。他们拉胡琴是把手指放在弦里，利用手指甲的反音。胡琴是自己造的，一个簸铁罐，蒙皮（还画了个图案）红木杆，四弦。他们说自己还要造一个马头琴，抓箏，三弦。我鼓励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故事，歌曲，个人经验、见闻写下来，成立一个民族文艺研究小组，联合其它民族，就附属于鲁迅研究小组全可以。他们答应了。我决定有工夫多搜集他们的生活，同时可能时帮助他们练习写作。回来时路经党校，穿过一个很长的山洞很有趣。

人只有不断忍耐接近各种事物、人，才能丰富和提高自己。我今年预备调查研究以下诸事：

一，向民族学院及日本工农学校，能够读到他们自传最好，从自传复杂的人，再选择和他们谈话。

二，研究各民族简史。

三，读国共两党文献。

明年研究边区革命前后人民生活底变化。

一月十八日 星期一

晚饭后同高阳去平剧研究院寻符律恒借剧本。这是个敏感，聪明而自爱的人，有些像过去的朋友老斐的样子。他们住的那窑洞是寒冷的，洞壁也没有粉刷，人住在这样地方，真和修士生活差不多。我近来对人总要使人感到自然亲切，使自己变成和蔼的样子，但我总感到我和别人之间有着一种分隔的东西（我不是他们一伙）。为了使芬高兴，我接洽了成立“平剧小组”的事，并且将来出去打算和刘开渠他们住一



起。……

夜间读完《党史》第三章,《我怎样学习的》(高尔基)。日间读《巨人的少年时代》(伊林),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应该而渴望着学习各种东西,加深理解东各种西,耐心研究各种东西底必要。

一月十九日 星期二

上午读了些书、杂志。

晚饭后芬要我去看戏,因为今天是招待文化界。因为听说是歌剧,我去看了。先到罗烽那里,舒群也在那里打牌,还有陈企霞。我有一种敏感,感到烽、群他们对我存着一种顾忌和隔阂,所以我也就不乐意和他们在一起,独自躲开去坐着。听说倪鲁平在山东因为贪污被八路军枪毙了,这又是个不愉快的消息。我是在青岛认识这个人,他是舒群的妻兄。

四个歌剧全是反映边区生活的,我很喜悦,虽然幼稚,但我已经看出了中国新歌剧的路。最后是把林伯渠,贺龙,高岗的像抬出来了,一个火焰圈围绕着,演员们歌颂着,这就是一个政治者的荣耀了。路上我也想到了自己的——一个作家——荣耀,那不是这样的。他的火焰圈是在无形中,无限大和长久的。“虚荣”这东西也可以鼓励人前进。

四个剧是:

《边区好》《整军》《开辟南泥湾》《拥护党的领导一元化》。

我在感情激动时还喜欢说一些不必要的话,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言语。但是,无论同何人说话,总是可以公开的。

转化自己的感情,洗炼自己的思想,节制自己的行动,补充自己的智识,继续自己的工作……强健自己的身体,这全是每天必修和战斗的功课。

一月二十日 星期三 落雪

夜间把关于莫查尔特的两篇文章读完,关于这短命天才底遭遇有了更深层的理解。把《三民主义概论》(陈伯达)第一章五十七页读完。孙中山是二元论者,空想的社会主义者,急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。我今年预备多读这类书。政治与文学这是我今年应多注意的